

В. А. Жуковский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И ПОЭМЫ

本书根据 **В. А. Жуковский, сочинения.**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4年 版译出

十二个睡美人

茹科夫斯基诗选

黄成来 金留春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11 插页 3 字数 139,000

1989 年 6 月第 1 版 198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300 册

ISBN 7-5327-0499-8/I·219

定价: 4.75 元

“北方的俄耳甫斯”^①

——茹科夫斯基的浪漫主义

茹科夫斯基(1783—1852)是俄国十九纪世初期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家。《十二个睡美人》(1810—1817)与他的其他两部齐名故事诗《柳德米拉》(1808)、《斯维特兰娜》(1812)，同为俄国早期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品。

茹科夫斯基开始他的创作于两个世纪之交。跻于欧洲列强的专制制度的俄国，这时已经开始意识到发展自己的文学是俄罗斯民族事业的一个重要内容。一批有头脑的贵族代表人物登上了文坛，在当时模仿西欧成风的奴化倾向和正统的古典主义的风气下，他们致力于诗人——公民的事业。如：歌颂军队和宫廷的爱

国诗人杰尔查文(1743—1816)，具有民主色彩的贵族感伤主义代表卡拉姆辛(1766—1826)等。同时，也出现了拉季舍夫(1749—1802)这样杰出的作家、革命家。还在青年时代，茹科夫斯基就对拉季舍夫在流放和镣铐迫害下饮鸩抗议而死于非命有了深刻印象；他又在皇宫的窗户中亲眼看到十二月党人诗人雷列耶夫等俄国解放运动的第一代革命家如何以自己的热血充作了绞索的献祭。显然，茹科夫斯基并不属于这个热爱自由的革命阵营；这位诞生于名门贵族的诗人脱离社会生活的矛盾，感情纤弱，耽于幻想；他作品中那种凄婉悱恻的理想色彩与感伤主义相接近，对于生和死的哲理思考带有抽象性，常常流露出神秘的调子。

然而，茹科夫斯基能够在自己的诗歌中，找到描写人物内心世界的各种色调，善于把感情、心绪给以人格化的体现；他并能借助于对大

① 俄耳甫斯，希腊神话中的歌手。“北方的俄耳甫斯”语出普希金的《鲁斯兰和柳德米拉》第四歌。俄国在希腊之北，故普希金把茹科夫斯基喻为“北方的俄耳甫斯”。

自然的细腻生动的描绘，烘托心理情绪；在俄罗斯诗歌语言中发掘富于形象性的、感情充沛的文学语言，加强以感情为诗的本质的信念；他的诗歌的韵律是严格的，丰富而多样的，尤其是，他常常采用民间口头创作的传统格律，发展了传统的抑扬格。这些，在反对以“客厅语言”——法语为风尚的沙龙文学以及古板、反动的古典主义的斗争中，为建立俄罗斯民族文学作出了贡献。因此，茹科夫斯基的青出于蓝的学生，伟大的“俄罗斯民族诗人”普希金曾经热情洋溢地称他为“北方的俄耳甫斯”，把他看作“培育和庇护”自己的“诗歌的恩人”。

茹科夫斯基是以他的卓越译诗《乡村墓地》(1802)进入十九世纪初期的俄国文坛的。这首名震遐迩的哀歌，在抒情的沉思中，用质朴勤劳的农民来与富贵显赫的“嬖人”两相对照，具有鲜明的民主性；但与此同时，诗人又流连欣赏自己的哀伤、忧郁的浪漫主义情调，并在其中寻找超脱和慰藉。就在这首处女译作中，诗人浪漫主义的倾向与独特风格已经初露端倪。

哀诗《黄昏》(1806)也是这一时期茹科夫斯基在乡居生活中富有特色的代表作。其中有诗人对大自然变幻景色的细腻描绘,有诗人对于与友人共度的幸福岁月的缅怀,以及对友谊、爱情、生与死的沉思,表达了以幽居大自然为理想境界的贵族感伤主义诗歌的思想倾向。一八一四年的《捷昂和艾斯欣》,则抒写了肯定现世生活的信念,体现了诗人的追求。二十年代以后,茹科夫斯基的《大海》(1822)、《春将临》(1822)、《神秘的造访者》(1824)、《难以表述的》(1827)等著名浪漫主义诗篇创造了隐喻式的抒情形象,在朦胧的幻想色彩下,给自然现象以高度的人格化,肯定了人类感受的崇高意义,同时也强调了人的心灵世界中潜意识的感受。

一八〇八年,茹科夫斯基写作他第一部浪漫主义故事诗《柳德米拉》。这篇取材于十八世纪后期德国诗作的故事而以中世纪俄罗斯为背景的篇幅不大的作品,十分典型地表达了诗人对于彼岸来世与人类灵魂存在的观念。女主人公柳德米拉因未婚夫战死而向上苍发出怨言,

于是，未婚夫的鬼魂从墓中跃起，骑着骏马带她午夜奔驰；最后，她的诅咒应验了，⁸⁸坟墓开裂，她自己倒下了，成为一具僵尸。作品描写了一个性格倔强勇敢而感情执著的少女的抒情形象。在这个带着天真幻想色彩的神话故事中，传神地描绘了人与命运的斗争。同时，诗人又通过柳德米拉的死，来证明自己的信念：至高无上的主是万能的，它注定了人的命运；谁要是抗议自己的命运，谁就是有罪的，必定会受到惩罚。

另一篇故事诗《斯维特兰娜》(1808)出色地描写了古老俄罗斯的民间生活和习俗：主显节之夜少女们在镜子前占卜的情景。作者十分抒情地刻画了斯维特兰娜为失去音信的情人而惶惑不安的心理感受。然而，他却没能真正地让他的女主人公从奇异的神秘世界回归生活的真实。笼罩在浪漫主义气氛中的整个离奇的情节告诉人们：只要“相信预言”，“造物主”就会赐予幸福；梦幻中的恐怖之夜所预兆的幸福，待至一觉醒来，即翩然降临。这就把现实生活浪漫主义地理想化了。与此同时，我们也能感受

到诗人的那颗温良的心。

除上述两篇故事诗外，茹科夫斯基写下了一部大型的故事诗《十二个睡美人》。在这段时期里，诗人之热衷于“古代故事”的创作，固然由他自身的浪漫主义气质所决定，但与他所处的时代亦不无联系。那是在一八一二年的伟大历史事件前后，民族意识的觉醒向代表文学新潮流的阿尔扎玛斯社的作家们提出了新的要求，扩大文学小圈子的趣味和视野（如哀歌、叙事歌、书信体小说等“小饰物”），为祖国的荣誉创作民族的史诗式长诗。阿尔扎玛斯社把希望寄托在他们的成熟的诗才茹科夫斯基身上。关于这，有这样一个小小的轶事：诗人巴丘希科夫^①知道茹科夫斯基又在写新的故事诗，便大为不满，批评他的朋友说：“为什么不写长诗？怪人，应当在创造重大事件上给自己建立牢固的荣誉，你已具备了一切……你给我们放下‘小饰

① 巴丘希科夫(1787—1855)，与茹科夫斯基同时代的俄国诗人。著有爱国诗篇《献给达施科夫》等。此处引语转引自斯洛尼姆斯基的《普希金的技巧》第212页，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59年版。

物’吧。”而作为一个意识到公民义务的诗人，茹科夫斯基未尝不想从历史文献、民间壮士歌中汲取古俄罗斯的英雄题材，创作“祖国的长诗”——史诗，以完成写“重大事件”的任务。一八一〇年，他已经尝试过构思英雄史诗《符拉基米尔》，但并未成功；结果，却写出了又一部故事诗《十二个睡美人》（1810—1817）。诚然，在这部花了近八年时间完成的“古代故事”中，可以看出作者向“祖国长诗”努力的痕迹。譬如：故事发生在基辅罗斯时代的古诺夫哥罗德城及第聂伯河岸，主人公以传统的古代英雄^①为名；作品中也不乏俄罗斯情调与民间词汇。但由于它神秘主义的主题和感伤宿命的色彩，这部大型作品依旧未能跳出浪漫主义故事诗的狭窄框子，而且恰恰落入了西欧十八世纪后期所流行的“鬼魂艳史”^②的窠臼。茹科夫斯基没有、也

① 俄国古典作家克尼雅日宁（1742—1796）曾写过一部历史悲剧《诺夫哥罗德的瓦吉姆》，歌颂反对留里克专制政权的古代英雄瓦吉姆。自此，瓦吉姆的名字，就具有古诺夫哥罗德自由的保卫者的概念和公民内容。

不可能尽如人意地回答他时代的召唤。他的宗教出世倾向和贵族气质情绪决定了他浪漫主义的性质，他再也没有能跨过神秘的“古代故事”而转向“重大事件”。而俄罗斯文学发展史上这一巨大的任务，则在稍后不久，由普希金真正地完成了。^②

以神秘主义的赎罪为情节基础的《十二个睡美人》，由两个叙事故事合成：

第一个部分：“格罗莫鲍依”袭用了人魔订约的故事。穷光蛋格罗莫鲍依受魔鬼诱惑，出卖自己的灵魂换取富贵享受。十年约期届满，格罗莫鲍依害怕进地狱，再度出卖他强抢来的十二个妻子所生的十二个女儿的灵魂，使期限延长了十二年。这期间，由于他罪孽深重，内

② 如著有鬼魂长篇小说的德国的什皮斯，描写有关神秘幽灵的爱情故事。茹科夫斯基的《十二个睡美人》是什皮斯散文体小说的诗的改作。

③ 一八一七年《十二个睡美人》出版之时，普希金正开始创作中世纪壮士歌式的叙事长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通过这首长诗探索浪漫主义叙事长诗的道路；以后，他的《波尔塔瓦》（1828）和《铜骑士》（1833）都是以俄国历史上重大事件为题材的史诗性的叙事长诗。

心日夜不得安宁，于是便修建寺院，弃恶从善。在格罗莫鲍依临死时，无辜的孤女们得到上帝的垂怜。上帝派圣者作法使她们沉睡不醒以免于魔鬼的掌握；并预言会有一个年轻人在天国秘密召唤下与睡美人之一邂逅，使她们得以苏醒。

第二个部分：“瓦吉姆”叙述瓦吉姆与睡美人的爱情故事。勇敢、真诚的瓦吉姆在奇异征兆指引下，跟随白袍、白须老人的铃声去寻求心中的幻影。途中，他搭救了一位基辅公主，被招为驸马并成为王位的继承人。可是他心有所属，宁愿放弃尘世欢乐，继续奔向自己所向往的不可知的远方。终于，他来到了十二个睡美人的齿状城堡，美人们复活了；当他带着他心爱的姑娘去神殿感谢主恩时，出现了他俩已经站在结婚的圣坛旁的幻景，同时，他们听到那父亲的坟墓的召唤。老人的墓地因赎了罪而变得十分宁静美好，美人们就把全部爱心献给主，终生在恬静虔敬的修行中侍奉上天。与他的其他作品一样，茹科夫斯基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倾注了巨大的浪漫主义激情，因此，在《十二个睡

美人》中，人物的抒情色调极为浓郁。然而，作品的构思与基调本身——笼罩着神秘雾霭的“影子世界”决定了它的一些形象，或是苍白的、程式化的，如基辅公主和格罗莫鲍依；或表现为透明的、幻影式的，如十二个睡美人。

在对格罗莫鲍依的描写上，作者只集中写他与阴世地狱的关系，读者只看到他如何与魔鬼打交道而看不到他与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的联系，他的行动和感受中丝毫也不反映任何社会特征。可以说，格罗莫鲍依只是一个屡见于中世纪故事的向魔鬼出卖灵魂的程式化传统形象。

有关基辅公主的情节，是全诗的一段爱情插曲。纯洁的公主在诗人生花之笔的抒情点染下，形象美好动人，描写也细致入微，可惜作者没能多方面刻画以赋予鲜明的个性特征，因而失之于苍白；而且由于沿袭了勇士美女爱情故事的俗套，更有流于一般化之虞。茹科夫斯基把基辅公主这段插曲写进作品，其意图与其说是用来衬托男主人公向往于“心中幻影”的执

著，毋宁说是为了强调瓦吉姆对于神示的信仰力量。

主人公瓦吉姆在刚出场的时候是作品中唯一的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在这里，作者对他的描写是具体的、符合历史和社会的真实的：一个有德行的质朴单纯的中世纪勇士，在伟大的诺夫哥罗德城“以他的勇敢、漂亮和内心的真诚”赢得人们的喜爱；他是个出色的猎人，“由于他那百发百中的箭，狼和野猪丧魂落魄”；他又是个好儿子，尊重父母，温顺地爱自己的双亲；他并象一个真正的好汉那样，从歹徒手中救下基辅公主而毫无功利之图。然而，在人物进入情节后，他个性的现实特征便越来越淹没在浪漫主义的神秘氛围中。幻影般透明的睡美人在朦胧恍惚中向他招手，白袍、白须、白发的圣者摇着银铃向他召唤。从此，他只有一种思想：痛苦地渴念、寻觅；他只有一个行动：铃声不断地响着，他便不停地向不可知的蔚蓝色远方奔驰。一个原本是有血有肉的俄罗斯勇士丧失了自己活的感情与心智，丢魂落魄地听命于各种

神示，就象一个梦游病患者一样。

从作品中人物的描写上，我们不难看出，这部把读者带到产生基督教观念的中世纪去的故事诗，犹如《使徒行传》的宣扬宗教神话那样，力图证明人生就是天堂与地狱两种力量斗争的场所；上帝、圣徒是善的力量的体现，魔鬼与它的地狱则是罪恶的化身；人生的种种诱惑使人灵魂堕落而陷入魔鬼的手掌，惟有皈依上帝才是出路，诚则灵，用祈祷忏悔才能洗净罪孽得到拯救。

不过，作者的主旨尚不止于此，作品还给读者展示了一个至善至美的境界。耐人寻味的是故事的结尾：一对新人随着亡魂召唤，来到“闪亮的十字架”上“缠满了美丽的百合花”的墓茔前，那“神圣的尸骸”给以启示，使他们看到人世间最美好者莫过于这片向上帝赎了罪的坟地：

那返青的山冈，

那草原上花朵的重新怒放，

那河水的欢快奔跑，
那复活了的树木以及
它们充满生命的叶梢，
还有，在它们的上面，
那个恬静、安谧的不朽苍天……①

戛然而止的故事结尾，留下无穷的韵味，
在“神圣尸骸”的启示下，首先，让读者神往于盖
满鲜花的墓茔与恬静安谧的苍天之间的美妙境
界；接着，读者会禁不住关心那十二个美人儿
的今后归宿。于是，诗人添加了四段“尾声”给
以回答：

世纪一个接着一个地过去……

……

那些骨灰被珍藏起来的修女们，
曾对着有罪父亲的茔坟，
以斋戒和忏悔，

① 着重号系笔者所加。

对苍天的容忍
祝颂感恩，
并以此终其一生……
而她们的圣洁的生命，
早已从尘世飞升天庭，
宛若焚炉的袅袅神香，
飘散着芬芳。

这就是作者为十二个美人儿所安排的“幸福”归宿。其所以“幸福”，是由于她们悟得了人生的“真谛”——用生命来侍奉上帝，报答主恩。换言之，作者企图告诉人们：一切尘世的生活都只不过是為了天国来世。生活的意义即在于此。

最后，茹科夫斯基用十二个修女在天国的赞美歌声，以极富魅力的诗行煞住“尾声”，结束全文。

面对庄严神圣的天穹，
一切皆如供奉的祭品，在烟云 碾碎
之中。

.....

朝霞的轻裳掩不住
十字架的辉煌光焱；
光明之中可见祭坛一片，
亮晶晶的星星缀上少女们的冠冕；
她们虔心祈祷，
天国即呈现于她们之前。
而众多的六翼天使，
就在辉煌深邃的天穹飞翔展翅。

这才是诗人心目中的至善至美！至善至美者莫过于飞翔着六翼天使的在“烟云礧礧”中的神圣天国，莫过于尘世的此岸与天国的彼岸的融为一体！在我们拊掌惊叹茹科夫斯基的抒情天才的同时，会回忆起别林斯基的话来：茹科夫斯基诗歌中的“魔力与他诗中的主要缺点有着等同的关系”^①，而普希金则在当时就曾经不留情指地出过，茹科夫斯基的缪斯是“神秘的幻

① 转引自《俄罗斯古典作家论》上卷，第22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影、爱情、梦想和魔鬼的歌手，坟墓和天堂的忠实居民”^①，并尖锐地指责他的“高级”诗歌创作“充满了骗人的故事”。

诚然，茹科夫斯基的浪漫主义充满对“彼岸”来世的渴望，浸透着神秘主义的朦胧色彩，映反了他政治上的保守观点并与他的宫廷诗人的地位有着联系，但他始终是一个热爱祖国、民族的诗人，一个把创作看作“公民义务”，对自己的创作十分认真严肃的诗人；虽然他谴责过十二月党人事件，可是以后又曾为减轻对十二月党人的刑罚而努力过，而且还曾在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的高涨社会情绪下，写过如《俄罗斯军营的歌手》(1812)等诗篇；他虽负有盛名，但能够虚怀若谷，在传为艺史佳话的照片题词中，写上了“失败的老师赠给胜利的学生”的名句，对他的忘年之交，年轻的普希金甘拜下风；三十年代后，茹科夫斯基转向文学翻译，他的译笔十分自由，往往以其再创造的热情，赋予原著一些译

① 见普希金：《鲁斯兰和柳德米拉》第四歌。载《普希金童话诗》，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下同。着重号系笔者所加。